

卷十七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晉
索書號 貴重- 25
編號 A 293300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

不

稱

夫喪也無盜先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

也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稱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

成字有石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1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杜氏 蓋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無三月己巳杞伯旬卒五同盟夏邾界我來奔

無傳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傳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

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

直故為晉藥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



其敗奔曲沃據曲沃象還與君秋齊侯伐衛

遂伐晉兩事故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已卯仲

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

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晉人殺欒盈齊侯襲

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

人晉平公母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

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

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

畏誅故不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

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怒其板隊

人怒而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故書曰惟命不

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

使新歸父媵之以潘載潘車之有障蔽藥盈及其士

者使若媵妻在其中納諸曲沃藥盈夜見胥牛而

告之胥牛宋曲對曰不可夫之所廢誰能與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盈

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夫子無

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

沃人胥牛匿盈而飲其漿樂作午言曰今也得藥孺子

何如孺子藥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

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藥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晉國都初藥盈佐魏莊

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成八年莊姬諸韓

趙方睦韓起護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藥

氏十四年晉伐秦藥驪違首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行之知瑩之荀盈也少年十七知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

宗唯魏氏及士興大夫與之七興樂王鮒侍

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

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欒氏

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

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將何懼焉欒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王鮒使宣子墨綬

冒經冒自殺戰還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

距之故為婦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范

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

在君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

帶駟乘必持遂超乘跳上轅右撫劍左援帶

之知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藥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

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

門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壹後公臺藥氏

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藥氏退攝車從之

鞅攝車遇藥樂樂盈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

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則乘

槐本而覆槐樂車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藥魴傷藥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藥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

申驅成秩御苴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前

軍傅摯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

上之登御那公盧蒲癸為右武黃公啓牢成

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

朝桓跳為右右翼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崔如為右大殿燭庸之越馬乘四人共乘殿

此言華公廢舊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

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

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若其圖之弗聽

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曰將如

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就之

以說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

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於背盟主不得其死

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

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張武軍於熒庭張武

軍謂蔡壘壁焚庭晉地戍郛郛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

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趙勝趙旃之子東

廣平以北晏薨齊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禮也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鎮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中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

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訪於臧紇臧

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為上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樽絜之酒樽既新名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臧孫下復絜絜之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

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

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

閔馬父

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

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貧賤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

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

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相

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冉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

若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氏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

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

少則季氏有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

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

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統云欲且夫子

之命也遂誣遂立鴟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櫛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

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

也常志相順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

之瘡疾也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發為公

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

夫助之正太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

從甲士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

有甲乙亥臧統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

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

縣所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穆姜之姨子

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統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立為宣臧賈臧為出在鑄氏也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統

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敢告不弔不為天統

之罪不及不祀言應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

先人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

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

為自臧孫如防防藏使采告曰統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為其先苟

守先祀無廢二勲二勲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

子以為乃立臧為臧統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

季孫所忌故謂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諸奔亡者盟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

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益以其犯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以如臧孫

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逐

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

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

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

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遷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先人之

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小事齊侯

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滅純田與之滅田邑

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

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

也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

仲之知謂能辟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

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順事怨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氏仲孫羯

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傳無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傳無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逆有會傳無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逆有會傳無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鍼子八世孫鍼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叔孫

豹如京師大饑

無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陶唐堯所

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

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

南有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

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陽叔奔晉四世及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

之佐言已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

堯其次有立功

禹

其次有立言

史佚周任

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廟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

謂不朽傳善也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賴特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

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沉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

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

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怒思以明德則

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

取我財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

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

陳也鄭伯誓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

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

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

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楚子為舟師

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義無功而還為下

吳召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遂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

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車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

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遂

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

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

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晉合諸侯以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

次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

使張骼輔蹀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

故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子大叔戒之曰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

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木

叔曰不然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既食而

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

安將及楚師而後從之衣皆踞輔而鼓琴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故近皆取曹於橐

而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弗

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兄弟

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

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

趙子自棘澤還使蘧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北名舒

年夏

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

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筮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

失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

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今尹遠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

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

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公奔楚言軍後所

入城郊郊王城也於是殺維闔毀王宮齊穆

叔如周聘旦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惣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

使佐下軍代藥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之道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

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會

之無譏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

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

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懿衛術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

外而入之辭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非國逆之例

經在下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

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

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

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生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

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

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桓之祖臣出自桓不可齊桓

同姜姓故不可昏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茲之遇困坎

困兌上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

吉阿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

而為巽故風墮妻不可娶也風能墮落物者變而殞落故曰

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

水水之險者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

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

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廢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廢言索已當此凶遂取之莊

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

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

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公伺

間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

役在二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使

公乙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

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侍人者別下賈舉

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析疾病不能聽

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

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掇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樓堙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祭於高

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弁

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

帑免帑宰之妻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及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黻蔑于平陰黻

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

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

愛也非所親愛無益當具禍且人有若而弑之吾焉得死

之而為得亡之

言已未正卿見待無異於將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義何所歸趣門

以公尸股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

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

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

公嬖生景公

還齊群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

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宮太廟

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

盟書云所不與

崔慶者有知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

辛巳公與大矢

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

嗣續也并前有三入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

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

崔杼之罪

闢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

鮮虞乘而出二子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暱匿藏也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嬰

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

無所用逐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

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

乘不以兵甲上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晉

侯濟自泮泮關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齊人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以莊公說

晉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

晉也故不書鉏隰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

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

軒云辨也

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出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如為賂處守守國者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

退使叔向告於諸侯

告有服

公使子服惠伯對

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

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將四年奔齊

將

使衛與之夷儀崖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

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前在

年當陳隧者并埋木刊

隧徑也埋塞也刊除也

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

突穿也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欲逃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

載公以巡城

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

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

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

宮與子產謁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

五十七

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累自囚係子

展執紼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

奉觴示不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失臣數其所獲人數

不將祝校社司徒致民司馬政節司空致地

乃還後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秋七月

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

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

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

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

遂于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

建宣十二年卿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

舒鳩人率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

離城離城鳩城吳人救之予木遽以右師先先

舒鳩子疆息栢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

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

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

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我

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其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

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

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

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

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晉虞閼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

明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

之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

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則我周之自出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

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殺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

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

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昭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

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未獲成命未得

伐陳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魯大姬

之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

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

表差降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相王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

晉文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

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士莊伯

不能詰

士莊伯也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前

入陳服之而已

仲尼曰志有之

志古

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

足猶成也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

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為掩為司馬

子蕭

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

治

致甲兵

閱數

甲午蕭林

書土田

書土地之所宜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

鳩藪澤

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壤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

京大阜曰陵別之

表淳鹵

淳鹵壅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

疆

疆界有流潦者

規偃豬

規偃豬下濕之地

少

町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收

牧

隰

隰卑水崖下濕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

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量入脩賦

量九土

而治理

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

賦車兵

車

甲徒卒

步

甲楯之數

使器械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

禮也

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

以報舟師之役

舟師在二門于巢

攻巢

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

啓開門也

我獲

射之必殪

殪死也

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

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

焉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焉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

賈以與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謂程鄭將

死今知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全吾

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

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

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

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

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將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

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以

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周其何以免乎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

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自備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

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鐵也成而不結不結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